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1 (2018)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15
吳漠汀 (M. Woesler) 主编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漢學 Sinology 1 (2018)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1-5,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 5215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蕾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1(2018)7-22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1

《漢學》第一卷（2018）
中西文化研究

內容目錄 Contents

晚清海外旅行诗文中的伦敦形象————陳室如..... 7
The image of London in the travel notes and poems of overseas travel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2

“我们错了”——汉学应对主流叙事传统————吴漠汀 31
“We were wrong”——Coming to terms with failed master narratives of Chinese Studies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3

贝克特《庸女梦》中的中国音乐：改写与误读————曹 波.43
Chinese Music in Beckett's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Rewriting and Misreading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4

從「父母國」出走——安琪詩中的空間經驗與女性主體建構——
——洪淑苓 69
Running Away from Parents' Hometown：Space Experience & Femal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An Qi's Poetry
DOI:10.12906/9781682025215_005

漢學 1(2018)7-30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 9781682025215_002

晚清海外旅行诗文中的伦敦形象

The image of London in the travel notes and poems of overseas travel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陳室如, 台灣師範大學, 台湾
Chen Shiru,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摘要

伦敦为英国首都，晚清旅人造访之际，正是英国国力鼎盛时期。从1866 年官方出使人员斌椿、张德彝、志刚与私人出游的王韬，到1870 年代以后的驻外官员郭嵩焘、薛福成，这些中国旅人多半于作品中强调伦敦的正面形象，伦敦被塑造为内外兼美的理想城市。晚期旅人认识渐深，开始描述城市的内在问题，这些负面印象的书写，亦投射了旅人的内在矛盾。本文即欲探讨晚清海外旅行诗文中的伦敦形象，透过同一城市参照不同旅人的观看视角与再现策略，探究晚清中国的西方凝视与想象。

关键词

王韬；伦敦；游记；诗歌；张祖翼

Abstract
London is the capital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days when late Qing Dynasty travelers visited London, of the Great Britain was at its peak. Travelers included foreign officials (Bin Chun 斌椿, Zhang Deyi 张德彝 and ZhiGang 志刚) and private travelers (Wang Tao 王韬) visited in 1866 and foreign officials (Guo Songtao 郭嵩焘 and Xue Fucheng 薛福成)visited after 1870s. Most of these Chinese travelers emphasize the positive image of London in their works. Indeed, London is described as an ideal city in terms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late travelers gradually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began to describe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the city. These negative impressions reflected their ambivalence.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image of London in the travel notes and poems of overseas travel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pecifically, we explored the gaze and imagination of the western society by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views and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f the same city by different travelers.

Keywords
Wang Tao, London, travel notes, poem, Zhang Zuyi.

一、前言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际情势的发展，晚清旅人跨出国门的机会逐渐增多，伦敦为英国首都，几乎为多数赴欧旅人必访之地。晚清旅人造访之际，正是英国国力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1837-1901），西方先进文明也于城市中有着各种具体展现。

在晚清对外关系史中，1866 年清廷曾派出以斌椿为首的海外考察团赴西方考察、1868 年委由蒲安臣担任办理中

外交涉事务大臣，由中国官员志刚率领使节团赴欧美参访。这两次出洋行程均造访伦敦，旅人亦留下相关游记与诗作，如斌椿着有游记《乘槎笔记》、诗作《海国胜游草》，志刚着有《初始泰西记》。1875 年清廷派遣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赴英，英国成为清廷第一个成立驻外使馆的国家，驻英使馆设于伦敦，在长期的旅居生活中，这些驻外旅人对异国城市的观察与体验亦更为深刻，不再只是短暂的走马看花。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强调，异国形象作为一种主观与客观、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体现了制作和传播该形象的“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体现了一个社会对于异国他邦的“社会总体想象”（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2001, 121-123）。透过晚清伦敦旅人的记录，不但可看见异国城市的形象变化、亦可发现旅人对自我的观照与文化省思。

驻英公使与随行人员留下大量作品描述国外生活，例如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着有《伦敦与巴黎日记》记载 1876-1878 的英国生活，同行的副使刘锡鸿着有《英轺私记》、随员张德彝着有《随使英俄记》，三者虽皆描述同一时期的伦敦生活，但由于三人文化素养、旅行阅历均有不小差异，彼此作品中所呈现的伦敦形象，亦有不同面貌，这些相同与差异之处，隐藏了更多信息等待挖掘。

除因公出国的旅人外，亦有因私人因素赴英者，如因太平天国事件流亡海外的王韬，1867-1870 年随理雅各布

返回苏格兰，协助翻译中国典籍，王韬旅居英国期间，亦数次至伦敦旅行，游记《漫游随录》对此即有详细记录。1883 年袁祖志以半官方身分，随招商总局总办唐廷枢游历西欧各国，所作《谈瀛录》共六卷，卷三《西俗杂志》对伦敦的生活细节有颇为详尽的描述。

尽管书写同一城市，但旅行时间、文化背景、观看视角、书写文体……等不同，均影响着旅人所建构出的异国形象。作为英国强盛时期的首都，伦敦在这些文本中呈现出哪些变化？除了见证西方帝国的强大实力外，作为对映晚清颓势的镜象，这些伦敦形象还投射了哪些旅人的复杂情绪？本文即欲探讨晚清海外旅行诗文中的伦敦形象，透过同一城市参照不同旅人的观看视角与再现策略，探究晚清中国的西方凝视与想象。

二、光明：从精巧胜境到文明都会

1866 年清廷派出第一个海外考察团，由 63 岁的斌椿担任使臣，负责勘查泰西国情，访问行程主要交由英人赫德安排。斌椿一行人于英国停驻 38 天，除了 6 天前往北方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工业城市参观工厂外，其余时间多半停留于伦敦。初抵伦敦之际，赫德即在闲谈间为斌椿预告了一个强盛壮大的现代都市图景：

> 城广四五十万里，人烟稠密，楼宇整齐，率多四五层。街道洁净，车毂击，人肩摩，为泰西极大

> 都会也。街衢弁兵，皆穿红衣黑裤，服饰新鲜，马匹雄壮，各持杖巡守无间。（[清] 斌椿, 2008a, *乘槎笔记*, 112）

从外在建设、人口密度、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等不同面向，逐步建构出一个繁盛有秩序的文明城斌椿在伦敦进行的活动主要为拜客、参观官方机构（海关、制币厂、兵工厂、听议会）、游览景点（教堂、水晶宫、温莎堡）、参与娱乐活动（观剧与魔术）……等。在走马看花的繁忙行程中，斌椿对于伦敦的概括印象可由两次与英国王室接触的对谈中得知：

> 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
>
> 来已兼旬，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至一切政事，好处颇多。且蒙君主优待，得以游览胜景，实为感幸。（[清] 斌椿, 2008a, *乘槎笔记*, 117-118）

前者为回答英太子“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之询问，后者则是被维多利亚女王接见时的对话。

在对比自我国家后，斌椿以“胜境”概括伦敦的整体形象，甚至承认在屋宇器具等物质层面“甚于中国”。至于“胜境”之“胜”为何？斌椿所描述的伦敦景象无一不巨大宏伟——生灵苑（动物园）所藏皆“目未睹而耳未闻者”、公议厅“高峻闳敞”、水晶宫庭园“璀璨可观”、温莎堡

“殿宇高广”、来往官员居处“屋宇壮丽”、剧院“座落宽大”（[清］斌椿, 2008a, *乘槎笔记,* 117）……，在在呈现文明城市之盛大气象。

斌椿两次以“胜境”作为盛赞皆出现于官方场合，在代表国家身份出席的正式场合中，“甚于中国”之评价或许可视作礼貌来往的谦称，“胜境”之细节虽未多作描述，游记中诸多宏伟意象所构筑而成的城市样貌，却统摄于官方色彩底下，成为晚清旅人所传递的伦敦形象。

再以斌椿诗作为对照，〈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描述参加宫廷晚宴：

>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 大枣如瓜千岁桃，玉盘王母赐蒲桃。归来夸向同人说，能到瑶池已足豪。（[清］斌椿, 2008b, *海国胜游草,* 167）

同样强调“胜境”的巨大宏伟，但“玉阶”、“琼楼”、“王母”、“瑶池”……经常出现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的典故与意象，却直接消解了异域特色，如同中国传统宫廷宴会之重述，无法具体呈现“胜境”之美好。

当年与斌椿同行的尚有年仅十八的张德彝，张德彝以同文馆学生身份随使出行，他对伦敦的印象与斌椿并无太大差异：

> 伦敦周可百里，居民二百万，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廛繁盛。楼皆高六七层，其色红白各异”（[清] 张德彝, 2008a，*航海述奇,* 501）

由于随使身份的自由与年轻好奇的特性，诚如游记以“述奇”为名，张德彝以猎奇角度开展他的观察纪录，详述所见新鲜事物，包含千里眼、吹豌豆、缝纫机、赛马、幻灯影片、马戏……等，尤其偏爱陈列新奇物品且兼具娱乐表演的水晶宫，于停留伦敦期间不厌其烦三访并加以记录，赞美夜晚于宫内施放的烟火“实极人工之精巧也”（[清] 张德彝, 2008a，*航海述奇,* 508），对年轻的张德彝而言，伦敦无疑是一“奇异荟萃之所”（童亮亮, 2000，*近现代中国域外游记中的伦敦都市形象,* 14），如同游乐园一般，充满各式极具娱乐效果、新鲜有趣的神奇器物。

除了眼花缭乱的新奇事物外，张德彝还关注了现代都市交通建设的具体层面：

> 盖英国京城地狭人稠，故在地中楼下造车道。环绕通于各街巷口（[清] 张德彝, 2008a，*航海述奇,* 510）

已开始由地理空间、人口密度思考现代先进城市的发展过程。当 1868 年张德彝随志刚所率领的外交使团第二次造访伦敦时，旧地重游的他已稍微摆脱初访时的猎奇姿态，对于同样的交通议题有着更立体的观察：

> 伦敦城建有铁道三层，一在地面，为各属之通街；一在地下，周游城内；一在屋上，绕行城周，因地狭故也。（[清] 张德彝, 2008b，*欧美环游记*, 703）

他注意到先进城市的交通发展建设是全面性的，伦敦作为当时西方国家中发达城市的代表，已拓展利用多重空间，发挥经济效益，从眼前所见的交通现象，延伸到背后的都市规划设计概念，更深刻反映伦敦的内在样貌。

有别于斌椿、张德彝的官方身份，1867 年王韬应香港英华书院校长理雅各布之邀，远赴英国协助译书，这趟旅行是单纯的私人行程，不带官方色彩。王韬于苏格兰居住两年，期间曾数度前往伦敦游览。他笔下的伦敦与斌、张二人有相似之处：“衢路整洁，房屋崇闳，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同样着眼于人口众多、市景整齐、交通繁忙的文明特点，除此之外，他更进一步强调伦敦的光明形象与相对地位：

> 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入暮，灯光辉煌如昼，真如不夜之城，长明之国。（[清] 王韬, 2004, *漫游随录图记*, 79）

王韬的比较视野已扩大至世界版图“五大洲”，从更弘观的角度思考伦敦的相对位置，并于作品中直言“伦敦都会称泰西巨擘”（[清] 王韬, 2004，*漫游随录图记*, 85），清楚点

出伦敦于当前西方世界的重要性。灯火通明的不夜之城带给王韬极大冲击，梳理一路自香港、南洋、地中海、法国的旅行经验后，他感叹“逮至伦敦，又似别一洞天”（[清]王韬, 2004，*漫游随录图记*, 82），伦敦俨然以崭新气象刷新他的旅行阅历。王韬对伦敦的评价颇值得玩味，第一次形容伦敦为“五大洲之盛集”，仅是大范围的概括，但对照自己由亚洲、非洲、一路至欧洲的真实行旅经验后，逐渐聚焦，循序渐进将伦敦的文明定位置于最高点，清楚揭示伦敦作为当今“泰西巨擘”的明确地位，藉由旅行程度的深化，城市的定位与形象亦越显清晰。

与斌椿的书写模式颇为相似，王韬笔下的伦敦气势恢宏，所见建筑巨大雄伟——博物大院（大英博物馆）“其地广袤数百亩，构屋千楹，高敞巩固”、礼拜堂“典丽奂皇，高华宏敞，垣庭栋宇，制作瑰奇”，水晶宫“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旃建于其上”、电信总局“楼阁崇宏，栋宇高敞”（[清]王韬, 2004，*漫游随录图记*, 82-96），游记中的各式地标皆以华丽夸张形象出现，一再彰显伦敦的强盛气势。

王韬不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观察，他的伦敦之旅还企图深入城市内在文化，进而有更深刻的发现：

> 每日出游，遍历各处，尝观典籍于太学，品瑰奇于名院，审察火机之妙用，推求格致之精微（[清]王韬, 2004，*漫游随录图记*, 79）

也正因为如此，在伦敦之旅的记录中，王韬另辟〈制度略述〉、〈制造精奇〉二章，具体记录伦敦火车行车之制、海关缉查、电报传递、尊重制造专利制度……等抽象层面的先进成果，透过内在层面的挖掘分析，使得伦敦的文明优势以更完整面貌呈现。

斌椿、张德彝、王韬三人所建构的伦敦形象，大致上皆充满正面的肯定， 斌、张参访时间短促，王韬驻英时间虽长达二年，但主要定居场所为苏格兰爱丁堡，伦敦之旅亦为短暂出游，直到 1877 年清廷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一行人抵达伦敦后，才出现了长期居留的观察记录。郭嵩焘初抵伦敦的第一印象与前述三人并无太大差异：

> 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也（[清] 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99）

即便是态度保守、对西方文化极度抗拒的副使刘锡鸿，在日记中也不得不赞美伦敦：

> 衢路之宽洁，第宅之崇闳，店肆之繁丽，真觉生平得未曾见也（[清] 刘锡鸿, 2008，英轺私记, 70）

高度肯定城市市容。

同样着墨于伦敦的繁华市容，但随着旅居生活的开始，观察力极为敏锐的郭嵩焘已将眼光转向政治、经济、文

化……等内在部分的探寻。直到1879年辞职返国，郭嵩焘于伦敦居留的时间超过两年，对此座城市的认识了解，自然不同于先前匆匆来去的晚清旅人。从“所藏遍及四大部洲”、“纵民人入观，以资考览”的大英博物馆，郭嵩焘见识到的是公共设施的开放性以及英国“魄力之大，亦实他国所不能及也”（[清］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141）的强盛国力，不再只是炫惑于建筑物的雄伟外观。在日记中他仔细记录伦敦各项数据，包含地理位置、伦敦铁桥兴建历史、人口变化、公职人员编制、邮政业务、交通概况（火车与公共马车）、公共建设（煤气灯与自来水）、社会安全（救火车与警察分署），皆巨细靡遗以具体数据记载。

迥异于其他旅人的浮泛印象，郭嵩焘以精准的客观数字描绘出伦敦的清楚轮廓，以伦敦生活作为体验西方文明的基准，重新审视自我文化，郭嵩焘提出惊人之论：

>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清］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491）

直接承认中国文化优势早已不再。郭嵩焘的反应与斌椿面对英国王室时响应“甚于中国”的自谦词不同，斌椿仅承认外在表象的不如，久居伦敦、深刻体验英国文化的郭嵩焘却察觉到西方不仅在物质层面获胜，内在的政教文化亦

胜于中国，伦敦以强盛壮大的形象开启郭嵩焘的西方体验，却同时映照出旅人故乡的缺失与不足。

同样以强盛伦敦作为映照故乡的对象，1883 年随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欧洲考察的袁祖志，在作品中却有着与郭嵩焘截然不同的反应。袁祖志同样在作品中描绘了巨大壮丽的伦敦形象：“伦敦之城何其丽，伦敦之市何其喧，伦敦之民何其庶，伦敦之车何其繁”，首先盛赞伦敦的市容、人口、交通繁胜，接着具体形容伦敦的建筑、教育、博物馆、科技…等文明成就：

> 园囿大或数百亩，万人如海乐郊原。学塾一千五百所，积书一任人抄翻。艺事概以机轴胜，范形陈列待讨论。金玉瓦石别其类，虫鱼鸟兽分其门。广收博采萃一院，逐物一一穷其源。电线行空密如网，顷刻能传万里言。（[清］袁祖志, 2016，瀛海采问纪实, 118-119）

看似极度推崇伦敦的各方面成就，文末却笔锋一转，对比中国，凸显伦敦缺点：

> 长安之居大不易，此邦尤甚伤元元。
> 富强之名甲寰宇，何缘独荷天殊恩。始知民生在勤耳，一语道破奚须烦。君不见中朝治世皆如此，手胼足胝可以追羲轩”（[清］袁祖志, 2016，*瀛海采问纪实*, 118-119）

伦敦固然拥有完善公共设施、丰富物产，文明科技胜于中国，甲于世界他邦，但物价高昂，并非理想居住之地，且影响民生的重要因素应为勤劳与否，对比过往中国皆以勤俭治国，未来富强之时亦是指日可待，不须为现今落后英国而过度烦忧。

迥异于郭嵩焘的长期旅居，袁祖志的考察之旅仅是短暂停留，对伦敦的认识与了解自然不及郭嵩焘，伦敦的完美形象，最后映照出来的却是对民族自信心的再度补强，二者同样建构了盛大壮丽、文明进步的伦敦形象，但同一异国形象所反射出的故国身影却截然不同，也凸显了旅人自我认知的落差。

三、黑暗：雾都形象的各自表述

许多晚清旅人强调夜晚的伦敦光明盛大，如同上一小节提到王韬盛赞其为“不夜之城，长明之国”（[清] 王韬, 2004，*漫游随录图记*, 79）、郭嵩焘描述伦敦夜景“街市灯如明星万点”（[清] 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99）。然而，19 世纪英国因工业迅速发展，伦敦城内建有许多燃烧煤炭的重工业工厂，加上居民家庭烧煤取暖，巨量的煤炭消耗以及煤烟排放量，使得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十分严重，甚至被冠以“雾都”称号（Peter Thorsheim, 2016，*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 32-33）。郭嵩焘对伦敦的第一印象亦注意到此点，但仅以“车马滔滔，气成烟雾（[清] 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99）”简单带

过，认为是车马奔腾所扬起的烟尘。

张德彝在 1866 年初访伦敦时已注意到此问题，在游记中进一步比较英法两国燃烧物质的差异：

> 法国烧木，其烟清轻而上腾；英国烧煤，其烟重浊而下注，故楼房易于黑暗（[清] 张德彝, 2008a，*航海述奇*, 501）

具有科学性的观察分析。对伦敦烟雾缭绕的场景也曾亲身体验：

> 黑雾迷漫，咫尺不见人……，二十日癸亥早，黄雾迷漫，咫尺不见人。家家皆燃煤气灯，其昏黑如此。或云，伦敦雾气最大，冬令有时数日不开，车马概行停止，以防撞碰（[清] 张德彝, 2008a，*航海述奇*, 708）

生动再现伦敦的闇黑形象，以及烟雾问题所造成的生活困扰。

然而，工业因素与生活习惯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张德彝却将其渲染为道德沦丧的后果：

> 气灯虽亮，而入夜永系雾气弥漫，不知淫风流行而天光蒙蔽，以示儆耶？抑或因地近海洋，而蒸汽使然耶？不可得知也（[清] 张德彝, 2008a，*航*

海述奇, 708）

将伦敦的雾霾现象归咎于地理环境偏差以及淫乱之风的盛行。初访西方的张德彝，屡屡以传统道德观批判西方女子穿着暴露、男女互动逾越礼节规范，明显忽略中西文化差异，伦敦的雾霾问题，也在如此限制下被想象为上天对淫乱城市的示警，城市黑暗形象所反射的其实是旅人的沉重道德观。

1876 年李圭赴费城参加美国建国百年博览会，回程行经英国，也描述了伦敦的雾霾现象：

> 居人既众，室皆炉火，煤烟云雾，合而为一，都作黄色。虽建新屋，不数年已黝然（[清] 李圭 2008，*环游地球新录*, 278）

客观记录了雾霾成因以及对人们居住环境产生的影响。这些对雾霾的描述，也为伦敦蒙上一层阴影，不再只是全然正面的完美形象。

1886 年以驻英公使刘瑞芬随员身分赴英的张祖翼，则透过竹枝词再现伦敦的雾都形象：

> 黄雾迷漫杂黑烟，满城难得见青天。最怜九月重阳后，一直昏昏到过年（[清] 张祖翼, 2016，*瀛海伦敦竹枝词*, 3）

强调雾霾弥漫的情形不但严重，且影响时日久远，居民长期不见天日。该诗另有批注说明雾霾成因：

> 伦敦居民四百万户， 家家烧煤，烟筒如林，一交冬令，闭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无光，白昼如晦（[清］张祖翼 2016，*瀛海伦敦竹枝词*,3）

以具体数据说明伦敦人口繁胜，但满城终日不见青天的状况持续超过三个月，也颠覆伦敦原先进步美好的光明形象，“怜”字的使用更强化旅人居高临下的优越心态。在双方国力悬殊之下，来到伦敦的晚清旅人在异域见证诸多西方先进文明，往往处于极度弱势，在重现伦敦雾霾问题之际，张祖翼刻意强化的主观感受，也刻意翻转了彼强我弱的长久困境。

在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中，伦敦的暗黑形象从雾霾延伸至其他层面， 例如他记录英国照相技术：“白日无光电气明，共夸新法善传神。可如照胆秦宫镜，照出心肠暧昧人”，诗后批注：

> 英国有新法，照相者不借日光，白昼燃电灯于黑暗屋中照之，较日光尤显明（[清］张祖翼, 2016, *瀛海伦敦竹枝词*, 24）

注文说明照相须于暗房进行、以电灯照之的过程，但诗句却再次强化“白日无光”的暗黑形象，最后更引用“秦宫

镜”①之典故，暗讽使用照相技术者不过是“心肠暧昧人”。充满讽刺的黑暗想象由日常所见延伸至科技器物，再至当地居民的人格特质，彰显伦敦从外到内的负面形象。

相较于其他晚清旅人对伦敦的大量赞扬，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反而以另类方式刻意丑化伦敦。诗后的批注文字大部分仅是客观叙述，补充说明诗句中所提及事物或相关知识，但诗句本身却有着强烈反差，后半段急转直下，附加个人主观想象批判伦敦相关人事，诗文所呈现的个人情感与价值判断呈现明显差异，在诗文并列方式下所展现的伦敦形象更为复杂。

对比同样曾在伦敦体验照相技术的斌椿诗作：

> 意匠经营为写真，镜中印出宰官身。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清] 斌椿, 2008b，*海国胜游草,* 166）

斌椿显然对照相原理一无所知，但作为第一个体验西方照相技术的东方人，这无疑是个有趣且得意的体验。张祖翼的诗作已跳脱猎奇层面，记录了更深入的相关步骤与设备，但刻意附加的传统典故与个人想象，却严重扭曲了伦敦形象。

斌椿以来的中国旅人，活动范围基本上以摄政街之西为主，为伦敦开发完善的区域，至于伦敦旧城的现实黑暗面，鲜少出现于作品中，即便提及，也绝非描述重点，例如前述郭嵩焘细写伦敦的日记中，虽亦提及伦敦现况“穷

苦无依之民十二万九千人”（[清] 郭嵩焘, 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 468），但也仅点到为止，未再多加形容。张祖翼以相反的方式再现了一个与现实差异甚大的丑恶城市，对伦敦的极度贬抑与有意误解，同时反映了旅人对他者的矛盾情绪以及对自我文化的强烈认同。

倘若再对照比张祖翼早数年前往伦敦考察的袁祖志诗作，或许更能理解这种复杂情绪，袁祖志以不少诗文描述伦敦的文明进步，但临别之际所作的〈留别伦敦四绝句〉，却如是诠释伦敦雾气：

> 天心亦自厌豪华，眼底常将毒雾（入冬雾气迷人，虽昼如夜）遮。怪煞此间人不悟，危邦误作好津涯。

挟带毒气的迷雾成为遮蔽众人眼光的屏障，追求豪奢的伦敦更非理想之地，藉由自然现象再次贬低他者，最后直言：

> 巧夺天工服智能，君民趋利垒同登。临歧无限低徊意，盛极终防衰气乘。（[清] 袁祖志, 2016，瀛海采问纪实, 139）

强调伦敦虽有着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但“君民趋利”，过度追求利益，此时虽发展繁胜，但好景不常，未来极有可能由盛转衰。毒雾在他笔下被比喻为遮蔽真相的迷障，迷障之后，是西方文明的缺失与衰败，袁祖志对伦敦雾气的

联想与渲染,反映出与张祖翼极为相似的自我认同，西方危邦终非理想之地，目前的强盛气势亦仅是短暂现象，进一步暗示着旅人即将回归、且不追求奢华表象的故国，与西方并非有着悬殊落差，未来亦有反转的可能。

伦敦的雾霾问题虽严重，但由于雾霾发作的渐进性、季节性和偶发性特 征，也由于科学认知的相对滞后，除少数医生和改革者外，当时大多数英国人把它当作生活的组成部分，顶多算一种“麻烦讨厌的事”，直到 19 世纪末此种观念才有所改变（Peter Brimblecombe, 2016, *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Thorsheim, 2016, *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晚清旅人对环境污染的认识自然也尚未具备充分的认知条件，但第四任驻英公使薛福成

1990 年对伦敦雾霾的描述，却不再只是表面现象的观察。薛福成赴英后遇伦敦大雾，日记中的记录已注意到自然现象的规律性：

> 伦敦惟四月至八月天气较为 清朗。九月以后直至三月，几于无日不阴，无日不雾；虽有时天气稍晴，而日为烟雾所遮，但见红轮晃漾，其光不甚明亮（[清］薛福成, 2008，*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238）

就雾霾出现时间与严重程度分述，而非仅是模糊的印象叙述。对于雾霾成因，也有更专业的科学分析：

> 盖英伦三岛，四面皆海，本多白雾；而伦敦五百万烟户之 煤烟，又为雾所掩，不能冲霄直上，聚为黄雾。……盖天地稍冷，则人皆拥炉，又多五百余万人终日夜焚煤之烟，非特灶突之烟也。大抵伦敦为地球第一 繁盛之区。洋房几无隙地，又多三层四层之楼，平房之下尚有地室，已不啻五六层矣，是不啻以一伦敦化为三四伦敦也（[清]薛福成, 2008，*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239）

除了点出燃煤为雾霾形成主因外，也注意到伦敦的自然地形、繁多人口、建筑特色……等城市结构相互影响的多重因素，不再只是简单的表象陈述。虽然同样是城市黑暗形象的再现，薛福成笔下的伦敦已反映出旅人丰富的知识基础与多元的观察角度。

随薛福成赴英的参赞黄遵宪，则以充满文学想象的笔法描述伦敦雾霾。他对伦敦的初步印象为“雾重城如漆，寒深火不红”（[清]黄遵宪, 2005，*黄遵宪全集*, 120），是个连火焰也无法烧红的漆黑城市，累积长久生活经验后，戊戌还乡所作的〈伦敦大雾行〉更以长篇夸张渲染雾都的恐怖形象，大雾期间自然雾气与工业烟尘混杂，遮蔽天地，日月无光：“时不辨朝夕，地不识南北。离离火焰青，漫漫劫灰黑”，接着以“阿鼻狱”、“罗杀国”……等佛典与梵语形容大雾的黑暗与可怕：“忽然黑暗无间堕落阿鼻狱，又惊恶风吹船飘至罗杀国”，将异国城市形象连结至不同的文

化想象，藉由宗教与神话强化烟雾所带来的负面形象。发挥想象之外，他也以自然地理知识说明了雾霾形成原因：“此邦本以水为家，况有灶烟十万户”，最后不忘调侃“英属遍五洲”、国势强大的帝国：“乌知都城不见日,人人反抱天堕忧”（[清］黄遵宪, 2005，*黄遵宪全集,* 120-121），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身处帝国首都的人民却反而不见天日，更显无比讽刺。学养深厚的黄遵宪发挥丰富想象，结合多重典故，从各项感官经验细写伦敦大雾所带来的沉重闭塞，透过虚实交错的笔法，雾都的黑暗形象不仅压力重重，更夹杂了恐怖、未知、理性、强盛……等复杂层面，几近奇观，却又无比贴近现实。

四、结语

伦敦为英国首都，晚清旅人造访之际，正是英国国力鼎盛时期，西方文明的丰富成果已在城市中具体展现。从斌椿、张德彝、王韬到郭嵩焘，不分官方私人身份，无一不在作品中极力铺陈伦敦的正面形象，从气势恢弘的奇异胜境到清晰具体的文明都会，共同描绘出一个内外兼美的理想城市。

晚清旅人对伦敦雾霾问题的描述，反映了伦敦的黑暗形象。李圭、张德彝注意到燃煤问题与建筑物影响，张德彝附加个人道德批判，认为是“淫风所致”，张祖翼变本加厉，藉由诗文矛盾的写作方式，刻意丑化伦敦，袁祖志亦藉由诗作暗示着毒雾遮蔽真相，伦敦并非如表象所现的全然美好。后期旅人如薛福成的分析已具备一定知识基础，

黄遵宪笔下的雾都虚实交错，兼具恐怖强盛等多重形象。

由迷幻胜境到都市文明的认知，晚清旅人笔下的伦敦正面形象，反映了旅人认识异文化的过程。旅人所再现的雾都负面形象，则投射了自我在面对他者的不安与矛盾。看似不可能并存的光明与黑暗，却是晚清旅人所共同建构的伦敦主要形象。

参考文献

［清］王韬.2004.*漫游随录图记*［M］.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

［清］李圭.2008.*环游地球新录*.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六）*[M］.岳麓书社.长沙.

［清］袁祖志.2016.*瀛海采问纪实*.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M］.岳麓书社.长沙.

［清］张祖翼.2016.*瀛海伦敦竹枝词*.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M］.岳麓书社.长沙.

［清］张德彝.2008a.*航海述奇*.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一）*[M］.岳麓书社.长沙.

［清］张德彝.2008b.*欧美环游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一）*[M］.岳麓书社.长沙.

［清］郭嵩焘.2008.*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四）*[M］.岳麓书社.长沙.

［清］斌椿.2008a.*乘槎笔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一）*[M］.岳麓书社.长沙

［清］斌椿.2008b.*海国胜游草*.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一）*[M］.岳麓书社.长沙.

［清］黄遵宪着、陈铮编.2005.*黄遵宪全集*［M］.中华书局.北京.

［清］薛福成.2008.*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八）*[M］.岳麓书社.长沙.

［清］刘锡鸿.2008.*英轺私记*.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七）*[M］.岳麓书社.长沙.

Peter Brimblecombe（彼得·布尔布尔科姆着）着. 启蒙编译所译.2016.*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Peter Thorsheim（彼得·索尔谢姆）着. 启蒙编译所译. 2016.*发明污染：工业革命以来的煤、烟与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着、孟华译.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比较文学 形象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8-152.北京.

童亮亮.2000.*近现代中国域外游记中的伦敦都市形象*［D］.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海。